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精義卷八上至九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沈培

謄錄監生臣黃廷樞

論語精義卷八上

宋　朱子　撰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明道曰明日遂行言語不相投也

范曰靈公問陳則其志可知也故對之明日遂行夫

予豈不知靈公之無道而入其國如靈公猶足用為善也況不為靈公者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亦不為苟去此聖人之行也

謝曰善戰者不陳陳兵之末也若致天討無敵於天下葢將有征而無戰何陳之有

楊曰秦不用周禮詩人知無以固其國則為國以禮軍旅非所問也俎豆器數而已禮之末也陳亦軍旅之末故問陳以是對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葢

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宜非君子所有事者然禮藏於器以爲用而天下之至賾存焉使靈公聞是而究其說則循而達之斯知所以爲禮矣聞而莫之省則知其不足與有爲也故明日遂行與孟子對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同意

尹曰衞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之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伊川曰君子固窮固守其窮也

范曰君子身有窮而道不可窮故困而不失其所亨小人貧斯約富斯驕困則必屈其志窮則不安其命故窮斯濫矣

謝曰子路尊聖人惡夫上下之無交也是以愠見夫子謂汝以修德而名達乎所以異於人者特固窮而不若小人之斯濫也知此則窮達不在我矣何窮之

有
楊曰疑君子之不窮則無命無命則僥倖之心生故
窮則濫
侯曰子路之慍見不受命者也苟不受命窮斯濫矣
尹曰君子之窮也則守道而不變小人則無所不至
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

范曰子貢之學病在於博而不能守約也故夫子問以教之子貢以已觀夫子則識以為多學而識之矣故曰然然其知足以知聖人多學而識之未足以盡夫子之道必有其上者故又曰非與夫子知其可以語上也故又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曾子守約有受道之質故夫子直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至於子貢則先攻其失而後語以至要也

謝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不能徧

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孔子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而雕刻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楊曰子貢蓋嘗博之以文矣至是欲約之故告之以此然亦當其可也

侯曰聖人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貫而已何用多學哉子貢初疑而終喻故夫子告之曰予一以貫

之

尹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語曾子一以貫之葢不待其問而告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其問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果不能知之以為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而不能如曾子之唯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范曰德者自得於内而不顧乎人知也揚雄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子路以君子有窮至於愠見是修身而必欲我知也故曰知德者鮮矣所以責而進之也

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德者鮮故也

楊曰人不知德則無以入德故貧則怨窮則濫言此以救子路愠見之失

侯曰君子而知德猶飲食而知味也飲食而知味唯

易矛能之故曰由知德者鮮矣知德則知道矣

尹曰知德者鮮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范曰聖人酬酢天下萬事之變其中心實無爲也舜得禹皐稷契而相之如天運於上而寒暑各司其序故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呂曰體信達順德孚於人從欲以治則四方風動與

人為善則人效其能夫何為哉君猶心也天下四體
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是之謂與
謝曰楊子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備垂
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也
楊曰惇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皆天也舜何為
哉恭己奉天而已
侯曰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為哉

尹曰聖人之治天下豈事事而為之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其治天下之道畢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伊川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祈益　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更有一段在子張篇博學而篤志章

范曰言忠信行篤敬則不離於道道無往而不可故遠則蠻貊近則州里坐立登車莫不見之造次顛沛無須臾離則所見無非道也子張之學外有餘而內不足故必數陳以告之使之自外而入也

謝曰言忠信言斯有物行篤敬行斯有常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故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同於無物與君蔦悽愴無異倀倀然無地可履故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此教以忠信篤敬之道也道也者忘之不可不忘不可惟正心誠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不下帶而道存者得之當職非在前在衡時豈有物參倚也

楊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必有事焉之意其者指物之辭所謂其者果何物也學者見此而後行則無入而不得矣

尹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拳拳服膺之意子張於忠信篤敬有未盡焉書諸紳則欲事斯語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范曰史魚一人之行也故曰直蘧伯玉衆可繼之行也故曰君子君子有賢之德業者也

謝曰蘧伯玉近於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史魚受君之意則多然明哲之所為不如是

楊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焉故於蘧伯玉曰君子哉葢如蘧伯玉而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

雖欲卷而懐之有不可得也

侯曰史魚之直知直而不知權者也知權則直在其中矣蘧伯玉進退之間為君子則知行藏用舍矣

尹曰史魚之所處謂之直可也然未若蘧伯玉之為君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范曰失人則在人者不得其所處矣失言則在己者

不得其所當矣皆非所以為知孟子曰知譬則巧也
夫欲不失人與不失言皆可勉而能也而況聖人知
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有一人不得其所處一言
不得其所當者乎
謝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則後知何賴於先知不可與
之言則强聒而不受不知者則必有一於此矣
楊曰中人以上不與之語上則失人非成德也中人
以下與之語上則失言非達材也灼知人才之上下

非知者其孰能之

侯曰樊遲問知子曰知人知人則不失人亦不失言矣

尹曰知者之於人於言葢兩不失之者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伊川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别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

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或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
以害仁竊謂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先生曰但看
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
至捨之以死道必大勝於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大勝
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范曰志士者志於道仁人者主於仁身之所重者生
也苟有害仁則殺身以成仁況輕於生者其肯違仁
以求之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揚雄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神唯賢者能權輕重而取舍之仁人者聖人之次也

呂曰不私至德以私至德

謝曰仁人之死生無擇也志士於死生取義也方其舍生取義外物亦不足以間之故所成者仁

楊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非義無行也夫是之謂志士雖其心未能不違仁其欲成仁則與仁人

一也
侯曰志士志於仁者也故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義之當爲計較一生則害仁矣故曰仁人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别出
尹曰志士仁人雖於死生利害之際唯知有仁而已故殺身以成其德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伊川曰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為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

范曰事大夫之賢者友士之仁者推而至於天下之善無所不取其仁豈不大哉顔淵問仁子曰為仁由已子貢問為仁則告以事大夫友士是由人也由已者自誠而明者也由人者自明而誠者也自明而誠者聖人兼之故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

人者舜之為聖亦必由此猶工欲善其事無不先利其器也

吕曰仁者兼容徧體不與物共則不違事賢友仁達仁之先務與

謝曰大夫在所尊而況賢者士在所禮而況仁者事之友之則必有敬心存焉如之何仁不自此生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謂其有所事有所友故也介甫曰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皦然

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

楊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輔仁之器孰利於此

尹曰欲為仁者當先擇仁賢而從之猶工之先利器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伊川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隨時

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百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獨於告顔子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人識者　又曰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放遠之然後能守成法　又曰行夏之時得其正也乘殷之輅質也服周之冕文也樂則韶舞盡善

盡美也問政多矣唯顔淵然後告之以此葢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其久也不能無獘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乃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中庸言三重葢發明此意　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與從周之文不悖從先進則為時之敝言之彼各有當也

横渠曰顔回為邦禮樂制度不必教之唯損益三代

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

佞人能使為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范曰夫子之得邦家其舉而措之者蓋將如此此堯

舜三王之治天下致太平之事也顔子之才足以任

此故以告之自閔子以下不及也堯畏巧言令色舜

難壬人聖讒說殄行故命九官終之以龍作納言然

則顔子為邦何可以不放鄭聲不遠佞人也

謝曰為天下以禮樂為本當因襲帝王之迹而損益

之放鄭聲如大司樂禁淫聲慢聲遠佞人如遷驩兜放有苗蓋亂德淫志不可以作心脅和民情非使顔子致戒於斯

楊曰三代之相因有所損益而已後之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告顔淵以是蓋舉其端使知所損益而已亦從周之意也

尹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可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顔

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道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伊川曰思慮當在事外

范曰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亂必生於治危必生於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謝曰莫大之禍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慮遠者可以無

近憂古人有見幾於罷醴者似近之矣

楊曰邦分崩離析而莫之慮則季孫之憂其在蕭墻之内必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范曰好德如好色好義如好利好賢如好佞則可謂能自克矣若此者夫子歎其終不得見也

楊曰世之好德無誠心則孔子知其已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范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謝曰所以蔽賢者無他知保禄而欲以擅之也是以謂之竊位

楊曰任國事以旁招俊乂為職不任其職非竊位而何

侯曰事君以人而蔽賢不得居位之道竊據之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范曰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焉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曰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此責於人者薄也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此人君躬自厚薄責於人也

謝曰惟反已者知無責人之理至於躬自薄則厚責於人也必矣然則不能遠怨者蓋亦未知自愛故也
楊曰躬不自厚而責人無已其取怨也孰近焉
侯曰不能責躬而責人無已知其取怨也
尹曰小人反是所以多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范曰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老子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有國家者當防微杜漸若禍難已成

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謝曰不留情於無所奈何惟心無滯者者能之此其意已極高明

楊曰不於可為之時為之則後雖欲圖之亦末如之何也已

侯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横流極熾無可奈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尹曰事至於無如之何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蓋謂此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范曰朋友講習為日不足羣居言不及義則不可與入德行小慧以為知則不足與知道亦難以為君子矣

謝曰言不及義則必放僻邪侈好行小慧則不可以為大知其為小人也必矣小慧與知雖相似其實不

同

楊曰羣居言不及義而欲以察慧為明非居易之道也

侯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則為惡而已又以小慧矜人則不及於禍亂者難矣小慧非知也察慧而已

尹曰君子義以為質羣居而言不及之反以才知為能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

明道曰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又曰敬以直内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伊川曰君子義以為體全於義也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孫不必言也

范曰義以方外也故君子集義以義為體則莫不有法度文之以禮故非禮不行言出於巳悖而出者亦

悖而入孫而出者亦孫而入故出之必以孫行之必以信居之以義行之以禮出之以孫成之以信則可以為君子矣人君之道亦然民之所聽於君者以其有義也故當以義為體治人莫急於禮人君孫以出之則天下亦歸之國無信不立有此四者可以為國矣

謝曰日可見之行皆義以方外之事故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

楊曰君子所主者義而已義有分宜儀章品物為之容節所以行之也行而不以孫出之則禮不和孫而不以信成之則其為容節也浮文而已無著誠去偽之道亦不可行也四者具則文質彬彬故曰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范曰人之病在於不修己而好求人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明道曰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求名也有實則有名名實一也若夫好名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范曰君子學以為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為善之實矣揚雄曰名譽以崇之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名者實之賓也

呂曰論為善之效則疾沒世而名不稱語信道之至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謝曰病人之不已知者則務外務外者兩失之不病人之不已知則務實務實兩得之有實必有名没世而名不稱無實故也先王之世鄉黨閭里爲善者多無行修而譽不聞者是以名不稱爲可疾後世禮讓衰微始有潛德韜光四十年人無識者

尹曰名謂無善之可稱非求名譽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范曰君子忠人故求諸已小人欺人故求諸人求諸

已者自修也求諸人者自棄也故君子之過日損小人之過日益

謝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已者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

楊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而所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者之意

尹曰君子無不求諸已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伊川曰此矜尚之矜也　又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范曰矜以自厲故與人不爭羣而無隨故好惡無黨

小人矜必至於爭羣必至於黨

謝曰自矜則與人有別異之道然不期於爭羣居則與人有和樂之理然不期於黨

楊曰矜而不為崖異故不爭羣而以和故不黨　或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君子可矜乎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難以一說該也

尹曰小人矜持則必至於爭相與則必至於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范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聽其言者必觀其行故不可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陽虎之言孟子取

之故不可以人廢言也

謝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楊曰聽言必觀其行故不以言而舉言在可底績而已故不以人而廢

侯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以言舉人言或中理不可以非人而廢言故不以人廢言陽貨曰為仁不富矣此言豈可廢也

尹曰若孔子於宰予孟子於陽貨者是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范曰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者以己之身為人之身以己之心為人之心己欲安故安人己欲利故利人三王之治天下惟恕而已矣

謝曰言恕則忠在其間無忠何所恕也推其道可以極於無我終身行之可也

楊曰君子之學求仁而已舍恕其孰可終身行之乎

侯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忠之用也忠且恕也雖聖人亦不越如是而已豈不終身行之乎

尹曰學貴乎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之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無我不出乎此也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明道曰直道行毁譽公也

范曰彼善而我譽之彼惡而我毁之毁譽生于人非生於我之私也故吾心未嘗有毁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如有所毁必有所見矣彼賢而我賞之彼罪而我罰之此三王之治民所以直道而行故天之於人作善降之福作不善降之禍善不善在人而禍福降之天無私焉有心毁譽則非直道也

謝曰聖人本無毁譽心而物未嘗自毁譽也因物可

毀可譽而毀譽之是非之心也此之謂直道三代之時民有士君子之行以此

游曰大公至正之道古今所共由也合乎此則為是外乎此則為非其所謂是者非惟聖人之所是天下亦以為是而好之其所謂非者非惟聖人之所非天下亦以為非而惡之聖人因民心之是非好惡還以治之非故矯揉其性而為不可順從之事也三代之君所以治者如此孔子亦出乎大公至正之道而已

楊曰有所譽必有試焉則雖違道以干之不可得也三代之民得以直道而行者以此

侯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毁譽不私而已

尹曰孔子之於人豈有意於毁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葢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明道曰言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

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横渠曰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范曰史之闕文夫子所以聞見足以及之然而必闕者示信也譬如有馬可與人共則借人乘之不必専之也故闕疑所以與天下共使人皆得通之不必以身質之也今亡矣夫嘆學者不然也

謝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楊曰事無徵則史闕文有馬者借人乘之孔子猶及見也今亡矣夫葢悼時之益偷也

尹曰古之良史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如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也孔子謂吾猶及見之今則無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范曰德者本也言者末也故華言無實則亂德小仁

者大仁之賊也故小不忍則亂大謀君子所以貴果斷也

謝曰巧言則心馳於外故亂德小不忍婦人女子之愛也是豈足以成大謀

楊曰巧言必能成理故可以亂德小不忍則義不勇故亂大謀

侯曰巧言似是而非所以亂德小不忍則無含弘之度所以亂大謀

尹曰慎言則可以成德忍性則可以成事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范曰衆惡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獨立也衆好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鄉原也

謝曰其不善者好惡之則是非特未定

楊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而不察焉則或蔽於私矣

侯曰衆人之好惡固已知其多當也然而如陳仲子

之廉匡章之不孝君子亦當察也

尹曰孟子之於於陵仲子章子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横渠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范曰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大人則有大道有小人則有小道道本無體廣狹在人非由道也

謝曰人能徇道道不遠人人不求道道豈求人哉

楊曰推而行之放乎四海而準人弘之也不爲堯存不爲桀亡道固自爾非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范曰舜戒羣臣不曰無過而曰予違汝弼仲虺稱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聖人猶不敢自謂無過而況其下者乎惟過而不改則是爲過若其能改則不爲過也

謝曰改非過也所謂如日月之食焉

楊曰過而改之則復於無過矣何過之有

侯曰改過不吝所以稱湯也

尹曰君子不曰無過而以改過為美也成湯之聖改過不吝況其下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范曰聖人求道其勤如此而況其下者乎思而不學則殆故廢寢食以思無益不如學之益也

謝曰非特以為無益也止於思則殆故濟以學

楊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則學固不可以不思也然而未嘗學也而徒思焉譬之耕也未嘗種藝而惟耘耔之務則其無益也明矣

尹曰廢寢食以思不如學之益也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范曰耕所以為食也而餒存焉未必得食學所以為

道也而祿存焉未必得祿農夫不為有餒而不耕君

子不為不得祿而不學故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治其本不恤其末也

呂曰使人易憂貧以憂道則何所不至

謝曰貧賤困辱其來既不可却而有道者能處能處

則何貧之有是以能知重輕緩急者止於憂道

楊曰耕也而有豐凶之不常則餒在其中矣修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則祿在其中矣為大人之事則何謀

食憂貧之有

侯曰君子志於道食非所謀也志於食則害道矣猶耕也本為謀食非求餒也而餒在其中矣學本進道非求祿也而祿在其中學者唯道之不進為憂貧非所憂也孟子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祿在其中矣

尹曰耕所以為食也而餒存焉學所以為道也而祿存焉故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蓋所以治其本而不恤其末曾何以在外者而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明道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言為學始未嘗如此為政始末亦然

伊川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行者　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仁能守之有諸己也莊以涖之行己也動之以

禮在彼而應也有始有卒者先後之序也　周孚先問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事君如何先生曰臨政處己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未能體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范曰知周於物故能及之仁有諸己故能守之莊所

以自敬也禮所以自立也士之於學人君之於治必由此四者所以能久而成也

吕曰德不據則雖得必失德輕則民不敬文則不足則未善

謝曰此非仁知之盡也若知之盡豈有不能守之之理若仁之盡豈有不能莊不以禮者莊以涖之風之以禮亦所以養仁然茍有所守其於禮雖不中不遠矣故止曰未善也

楊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人欲或勝之雖得必失矣仁能守之足以長人矣然而不莊以涖之則無方以外而民不敬色莊而已動之不以禮則民將貌事之而心不服故動之以禮然後為善

尹曰士之於學人君之於治當盡此四者至於動之必以禮而後成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明道曰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此則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伊川曰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也

范曰知其大則為君子知其小則為小人居仁由義大也利於一已小也君子之道大故人不可以小知抱關擊柝不以為少祿之以天下不以為多故可大受小人則反是故治國必用君子不可用小人夫子於君子小人每分別言之欲人君以此辨之也

呂曰君子不可以小事取知可以大事自受也故不以能自名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小人反是

謝曰大受所得者大知受道之受大受則决不可以小知小知則决不可以大受蓋昔之善相馬者猶得其精而遺其粗物色牝牡或不察也亦何疑於學者

楊曰君子養其大體而已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反是

侯曰君子不器故可大受大受受道也君子之所為

衆人固不識也可小知哉小人器識卑下反此者也

尹曰君子務其大故不可以小知小人局於小故不可以大受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明道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言不肯為仁如蹈水火

伊川曰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

言民之不為仁也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范曰水火所以養人亦所以害人仁道甚易而不傷人民有蹈水火而死者而民畏仁莫肯為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則入於聖人去之則近於禽獸君子不以仁為難故無終食之間違仁凡民

之情以仁為難故畏之甚於水火夫子言此所以教民為仁也

謝曰仁者非不死特非蹈仁而致死也是以異於水火水火能養人亦能殺人而仁未嘗殺人此所以甚於水火

楊曰水火民賴以生民之於仁也其欲有甚於生者則仁固有甚於水火矣冐利而蹈水火而死者有之未見蹈仁而死者則世之人喻利而不知害故也

俟曰人非水火不生活是人於水火不可一日無也然赴水火而焚溺也是水火有殺人之理也故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至於仁則未見蹈而死者也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如此仁亦可以人蹈而死也曰死於仁是義也非仁殺之也仁無殺人之理故也人為仁而死之耳豈有盡人道而殺人者乎仁與義學者宜究其體用而默識之孔子只言仁而孟子言仁必言義義所以成仁也

集義而生浩然之氣仁也

尹曰愚民之憚於為仁也甚於水火故孔子之言深切如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明道曰為仁在巳無所與讓也　又曰善名在外則可讓矣

范曰仁道在巳則克巳復禮推之於人則博施濟衆惟力行而巳雖師長無所讓為仁由巳非由人也

呂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當其成物則不可以不教人故不以師道自讓

謝曰為仁由已師何與焉人為之已亦為之非不讓也如聞斯行之者

楊曰講學宜有讓於師至於天下歸仁則雖欲讓將安所讓乎

侯曰為仁由已克已復禮為仁雖欲讓於師得乎

尹曰師長猶無所遜況他人乎聖人勉人為仁由已

者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明道曰諒與信異貞大體是信諒必為也

伊川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范曰孔子之教人未嘗不以兵食可去信不可去不能貞固而守信亦未足以為君子也君子之道不失其正則信在其中矣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惟義所在直躬證父尾生守死非不信也其可以爲正乎

謝曰諒有硜硜之意貞而不諒豈以正行者也哉

楊曰君子正而已不諒而爲固　或問君子可不諒乎曰惟貞故可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侯曰貞非固也而有固之象焉君子堅貞而義以行之故曰君子貞而不諒諒信之固而小者也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尹曰正則諒矣諒則未必正也尾生者非不諒也其可以為正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范曰君子之仕以行其義非謀食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則受禄而不愧矣先事後得先勞後禄事君之義也

謝曰人浮於食食其馬往

楊曰庶官所以代天工也代天其可不敬乎不敬其

事而先食則是矯誣以徇利耳其得罪也將安所禱乎

侯曰事君者以行道為志非為禄也然亦有時而為貧若専以食為事則廝役之志也不敬孰甚焉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者此也

尹曰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義故欽其事而後食非為餔啜也　又曰君子之仕禄食在所後事則始終皆當敬故不以先後言

子曰有教無類

范曰凡人之性惟在所教善惡無類也教之以善則為善類教之以惡則為惡類詩曰螟蛉之子果蠃負之人君之治民學者之教人一也善治民者後世之民可使為堯舜之民善教人者中才之人可使有聖賢之行也

謝曰善不善何常蹈之則為君子捨之則為小人豈有類哉

侯曰修道之謂教豈有類哉有類則非修道也偽也

楊曰苟以是心至雖互鄉童子見不以難與言而不與進

尹曰人性無不善也教之以善則成善類教之以惡則為惡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横渠曰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范曰道同則心同心同乃可相為謀學聖人之道者不可與學異端者同謀行忠信者不可與為欺偽者同謀所趣不同故也

謝曰不同術也

楊曰若伯夷伊尹之去就難相為謀矣　或問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説曰天下殊途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塗雖殊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趣則一也若伯夷伊尹去就則難相為謀矣

侯曰伯夷之清下惠之和不可相為謀

尹曰道不同則心不同心不同則所趨異所趨異則豈可與謀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横渠曰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范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君子之行務於敦實辭足以達意而已辯給華藻文過其實者妄人也

謝曰不辭費也

楊曰辭尚體要貴達而已不以文為尚

尹曰辭所以達意而已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范曰聖人之於人無所不盡其誠見瞽必有敬焉事事而相之所以教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也推之天

下則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弟子詳記之以為後世法也

謝曰觀聖人誠意如此必無欺暗室之理

楊曰聖人之於人無非道者曰某在斯某在斯之類使其知之是乃相師之道也

侯曰瞽者有所不知不見故及階及席皆告之而又曰某在斯某在斯蓋相其所不知不見而不使師至有過之地也聖人御物之道其仁如此

尹曰聖人處已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可見矣

論語精義卷八上

論語精義卷八下

宋 朱子 撰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

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

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橫渠曰顓臾主祀東蒙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所以事社稷之臣也

范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之言公而無私一而不二故疑冉求教季氏不為逆詐知季孫憂在蕭墻不為億不信易曰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故其言如蓍龜唯出於至公至一之心是以言而必中也

呂曰均則貧富等故無貧和則多助故無寡安則人懐故無傾

謝曰社稷臣在社稷之内者當是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而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謂其瘠魯以肥三家　又曰虎兕出於柙謂季氏龜玉毀於櫝中喻公室三家强則公室必弱矣　又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可也豈以顓臾固而近於費為憂哉

不患寡而患不均均無貧也不患貧而患不安安無

傾也均則不積於有餘故均無貧和則無相爭不足之患故和無寡以此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何止保四封而已

暘曰季氏之伐顓臾其大欲不過廣土衆民利其有而已其次以為令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也故孔子以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告之葢知均無貧則不必利其有知和無寡則不必廣土而衆民知安無傾則後世必為子孫憂皆過論也而二臣者不能救此孔

子所以謂之具臣與然冉求為季氏聚斂矣蓋用事之臣也故獨責之

侯曰孔子反覆語二臣者責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居其位也器識窄狹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

尹曰顓臾主祀東蒙東蒙魯地也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是吾社稷臣也當是時季氏已强公室益弱冉求為相而不能救之又為之辭孔子所以罪其言也

虎兕喻季氏龜玉喻公室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范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矣天子希不失其天下者矣自大夫出者五世諸侯希不失其國者矣陪臣執國命者三世大夫希不失其家者矣天子有天

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必久而後失之力有大小德有厚薄其理然也蓋周自昭王故其世短道微缺至幽王而亡十世矣魯自宣公三家始强季氏自武子至桓子制於家臣四世矣希不失者不必皆如之其大略不過此矣　又曰天子之政未嘗不在公卿諸侯之政未嘗不在大夫公卿大夫皆賢也則政出於君矣惟其非賢是以君弱臣强政出於下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古者上誦箴諫士傳民語庶人謗

於道商旅議於市未嘗不議也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惟民言得達於上則下無所議也

楊曰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而流討之刑不能加然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德又下衰而禮樂征伐出於大夫國命執於陪臣則極矣故其衰愈甚則其失益近理勢然也　又曰庶人不議者百姓謂我自然莫知為之者何議之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

三桓之子孫微矣

范曰魯自宣公祿去公室至定公五世矣祿之初去公室大夫猶有未專政者也政逮於大夫無不專者四世矣陪臣執國命而大夫又失之故三桓之子孫亦微矣

呂曰十世五世三世云者葢所出不順物理之所不容其久近之效隨大小而為等庶人不議直謂民自無可議非不使之議

謝曰諸侯聽命於天子大夫聽命於諸侯如天無二日所謂理也故禮樂惟天子專之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葢如災異何可常也故愈逆理則其失愈近政逮於大夫至如今四世矣三桓子孫不微何待冉有季路不知也而猶欲强之

楊曰所以徵前說也

侯曰世道交喪君不君臣不臣其能久乎

尹曰禮樂征伐出於天子者也諸侯專之逆天理也

未有能過十世而不亡者愈逆於理則其亡愈近故大夫不過五世陪臣不過三世唯天子有道則政不在下而衆庶無得而議當時三家竊國巳四世矣其子孫安得不微乎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横渠曰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范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友之損益皆同書曰侍御僕

從罔非正人益友也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損友也人君所友繫一身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可不愼哉

呂曰友直則知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辟習於容善柔能為卑屈便佞習於口才友便辟則德不修友善柔則志不立友便佞則過不聞

謝曰志無所憚則滿謂人莫已若則亡有志於道者可自省也友直諒多聞則心常歉然矣友便辟善柔便佞則必自滿

楊曰直則不回諒則不欺多聞則畜德故可資以為益便辟則不正善柔則無責善之義便佞則禦人以口給皆非能忠告而善道之者也故損

尹曰便辟足恭也善柔令色也便佞巧言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為損益有如是者可不慎擇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橫渠曰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又曰樂驕樂佚遊宴樂則不能徙義

范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樂之損益皆同禮所以修外主於敬樂所以修內主於和外貌莊敬則作事可法中心和樂則鄙詐不生動必以禮樂為節此益者之樂也樂道人之善則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故舜隱惡而揚善大有之世過惡而揚善所以順天休命也

人君有天下則當友天下之善士故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樂多賢友也丹朱慢遊是好傲虐是作驕樂也太康遊畋十旬不反佚遊也桀紂幽厲以酒亡國宴樂也人君所樂繫一身之安危天下之存亡可不慎哉

呂曰節禮樂則義精通道人善則道弘多賢友則德有輔驕樂則淫佚遊則荒宴樂則惰

謝曰節禮以樂節樂以禮則常莊和能樂道人之善

則必不伐善樂多賢友則志在成德而不在聖誤人

驕樂佚遊宴樂皆所謂酖毒不可懷也

楊曰節禮樂以進反為文則無銷放之弊樂道人之善則與人為善者也樂多賢友則樂取人以為善者也故益驕樂則傲佚遊則荒宴樂則怠宴安也故損

尹曰禮有節則不離樂有節則不流樂道人之善是與人為善樂多賢友以成已之德驕樂侈靡也佚遊也宴安也三者其為損益也如此君子之於好樂其

可不愼乎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范曰君子養其内心故言無不中理欲無此三愆者在修其内而已矣

吕曰躁則不重隱則不忠瞽則不强

謝曰時然後言所謂時當其可也

楊曰君子有德位之通稱也躁者以言餂之隱者以

不言餂之皆穿窬之類也瞽者則人言皆失矣愆孰甚焉

侯曰愆過不及也言得其時則無過不及矣

尹曰時然後言則無侍君子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或問孔子言血氣如何伊川曰此只大凡言血氣如

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禮義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要須以義理勝之也

范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故舜耄期亦倦于勤志氣無時而衰故曾子將死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其少未定其壯方剛其老既衰者血氣也戒之在色在鬬在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之所動是以孟子養

浩然之氣孔子年彌高而德彌卲也

呂曰少則動壯則好勝老則收斂皆氣使然唯君子

以德勝氣

謝曰勝德者不為血氣所使故持其志無暴其氣以

食之簞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受蹴爾而與之

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勝故也萬鍾與不得則

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知所以

戒則不隨血氣盛衰血氣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

楊曰血氣之剛故盛則强衰則弱强則尚氣故戒在鬬弱則屈於物欲故戒在得若夫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矣尚何盛衰之有

侯曰君子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終日兢兢尚何血氣盛衰之可戒哉此成德也學者則當恐懼修省無終食之間違仁故有為此三戒

尹曰君子之學在乎不為血氣所使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伊川曰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

范曰君子修其在已者而聽其在天者故畏天命大人者王公卿大夫之在位者也孔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趨故畏大人聖人之言天也故畏聖人之言小人行險以徼倖故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不明於人倫

不嚴於君臣故狎大人淺不可以測深小不可以知大故侮聖人之言

呂曰心服曰畏畏天命者吾命之所由出大人者吾身之所以制聖人言者吾德之所以入無大於三者

大人乃王公大人之稱

謝曰天命不僭大人若天者也聖言談天者也畏之故事之小人所以不畏特不知此故也

楊曰畏天命所以事天畏大人所以貴德畏聖人之

言所以尊道

尹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伊川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之才也

范曰此言聖賢之性分所以戒困而不學者之為下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

其知之一也此所以勉困而能學者之為上也聖人之於人或戒之或勉之皆所以導人為善是以言各有當也

謝曰生而知不待學學而知不待困人皆有聖質特念不念敏不敏異爾困而學者知困然後能勉强以求復其初及其知之一也

楊曰生而知之者不思而得也學而知者思而後得也困而學之則出於强勉而已雖其資不同及其知

之則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侯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然聖人未嘗不學焉學之能

闕

范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夫子之門人蓋不為少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伯夷伊尹是也

尹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孔子之門人為不少矣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伊尹傅

說之徒則不能故曰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伊川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范曰知景公之富不如伯夷之餓則可謂志士仁人矣程頤疑此錯簡當屬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謝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質美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不累於窮達者也隱居以求其志非愛身以自佚行義以達其道非志於功名

楊曰湯之不可探人之所知也世非嬰孺狂疾未聞有探湯則寧復有為不善者乎此明乎善者之所及也故聞其語又見其人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達可行於天下者不能及也充此道者其惟伯夷叔齊乎是故當時孔子聞其語而未見也

侯曰民不稱其德也富而無德雖有千駟何足道哉
尹曰知伯夷之餓可稱則景公之富不足道矣臣師
曰疑此錯簡當在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下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
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
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
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伊川曰孔子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如此學必待其自肯

范曰興於詩故不學詩無以言立於禮故不學禮無以立夫子之教伯魚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也

呂曰君子之教其子其法如是

謝曰心氣和則能言知分定則能立

楊曰陳亢聞伯魚之言而知君子之遠其子也引而

仲之如此然後為善學　又曰君子之遠其子若使孔子與鯉常相親則必知其學詩學禮之謂不待令因其過庭乃曰學詩乎學禮乎則其未嘗私相之也故陳亢以是知之

侯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標準學而不得聖人之心皆外馳私意也何以見之吾於陳亢問伯魚及退而喜之心見之矣孔子聖人也聖人之心如天地四時萬物生於其中未嘗物物而彫刻之其荅子貢曰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心也陳亢以私己之心期孔子故以異聞問伯魚而伯魚曰未也聞詩聞禮耳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是亦私意也異聞是陳亢以常人愛子之心問也退而喜以常人自私之心喜也聖人之於子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未嘗邇也未嘗遠也親親之道亦人倫之理盡其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若充陳亢之心以學聖人日見其離道矣尹曰夫子之教其子亦何以異於門人哉故陳亢以

為遠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范曰夫子之所正名者此其類也夫婦人倫之始也由此而正之則父子君臣莫不正矣有其名不可以無實故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矣

謝曰欲以正名分也

楊曰當是時稱謂不正而孔子以正名為先故嘗言之

侯曰名正則分定孔子之時或以妾母為夫人小君者多矣故如此言之

尹曰此亦正名分之意也

論語精義卷八下